

象征，铲除了复辟的祸根，也完成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之功。

从此，故宫与逊帝开始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逊帝溥仪在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组成执政府的当天，即被解除了对他的监视，28日，又撤除对醇王府的守卫，使溥仪完全处于一种随意行动的状况下。第二天，他就住进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旋即转入日本使馆。一直住到转年的2月24日，那天正是旧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溥仪选择这一个吉祥的日子，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护底下，由日本使馆潜往天津日租界，暂住于大和饭店。

溥仪潜逃到天津后不久，就租住了武昌起义时遁逃的清朝第八镇统制张彪的花园洋房——“张园”（在今天津鞍山道），开始他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庇护下的6年寓公生活。于是遗老遗少和外国势力很快就麇集于此，纷纷进言献策，总的意思无非是怂恿溥仪恢复清室，重整河山。时日既久，自然引动溥仪无穷的幻想，加以在各国租界中尽情享受的西方物质文明，更刺激他无限制的贪欲。1929年，他又迁入卖国贼陆宗舆的“乾园”（也在今鞍山道）。溥仪以他当时非常明确的“窥测方向，伺机而动”的思想，以“静观时变，静待时机”为寓意而命名新居为“静园”。1931年初，日本侵华势力蠢蠢欲动，不断制造挑衅事件。1月10日夜，清室逊帝溥仪终于利用由日本特务机关一手制造的便衣队暴乱的机会，登上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比治山丸”汽船，走向投日附敌的道路，为国人所唾弃！

故宫则在逊帝被驱逐出宫后，如同人身割掉赘瘤那样，在社会名流和广大民众关注和支持下，十分轻松地翻开新的篇章。经过善后委员会人员不辞辛劳的努力，对故宫的珍宝文物进行清点和整理，又冲破种种阻力，筹建故宫博物院，并于1925年10月10日开院，盛况空前，既保留了世界名宫之一的雄姿，又在宫殿中展现了中华瑰宝。至今已整整80周年，庄严巍峨的故宫仍作为海内外仰慕中华文化而来观赏游览之地，并将永世存在！

故宫

溥仪在醇亲王府。左起：载沣、溥仪、溥任（幼童）、溥杰

